

兴化走过多次，可这次略有不同，专为油菜花而来，来之前看到老友兼诗友黄亚洲兄咏油菜花的诗，感到意兴非常。他这样写道：

一定是，为了缓解淘金者的烦躁
每年四月，燕子一剪彩

这大片的金矿，就呼啦啦地从地下自动跑上了地面，随处可捡金子
幽默如此，让人想起宋人杨万里咏菜花的小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亚洲诗说了一个黄金意象，杨万里诗突出了一个黄蝶飞入黄花故隐而不见的意趣。相距千年，油菜花的颜色仍是灿然明亮地黄着，尤其是兴化垛田的油菜花，格外美丽，格外金黄，也格外吸引游人。

垛田是兴化特殊的农耕文明的体现，明朝时起这里的先民们从水中取土，一方一方堆积成垛，所以种植艳丽明丽油菜花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水的奉献，或者说，是从水中夺取的种植权利，走在垛田的小路上，看几达一人高的油菜花粉蝶与蜜蜂飞舞，再想象当年水中取土垒垛成田的情景，你不由得感慨万千。

油菜花是极平凡的一种油料作物，在云南的田间四处可见，是我从军云南时屡见不鲜的春景，油菜开花时节，也是吃豌豆尖儿和嫩蚕豆（云南叫豆米）的时候，口腹之美已压

过景致之雅，所以不太关注。记得一年九月与友人走过内蒙古草原，深秋时分居然见到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顿时惊讶不已！春花开在秋天，又是在辽阔的草原上，除了让你吃惊之外，还有一种回到春日的错觉。

平凡的油菜花，由于此时盛开在兴化的垛田之上，便具有了审美的意蕴，江苏作家梅汝恺先生有《兴化菜花赞》一文，称赞这景致道：“垛田芳菲，水面芳菲，由此浑然融溶为一了。而那油菜然，氤氲然，幽黑然，馥郁然，蒙密然，雾漫漫地，氛围笼蔽地使我们人人神荡魂销。”这样的文字来描写兴化垛田的油菜花，让我叹服和钦敬，这应该是对家乡浓郁的热爱滋生出的文字，看一眼都烫心。

兴化我走过多次，沙沟古镇和李中的水上森林是绝妙的两处景点。沙沟古镇有许多百岁老人，说明此地宜居。水上森林空气质量一流，是洗肺的上佳去处。可此次行走兴化，在郑板桥纪念馆聆听了一场他精心创作的道情，感到异常过瘾，郑板桥是兴化第一张文化名片，施耐庵也是一张，但毫无疑问郑板桥的粉丝更多，当然不仅仅是他的奇石怪竹六分半书，也不仅仅是“难得糊涂”的哲理性文字，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人品、官品、文品与画品，聆听《道情十首》时的感觉奇妙，郑板桥笔下的老渔翁、老樵夫、老

闲话兴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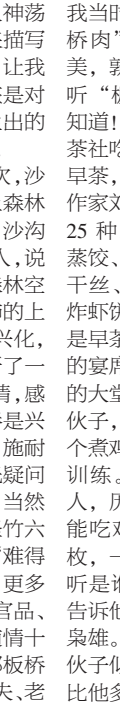
高洪波

头陀和老道人、老书生在演唱者悠扬雅致的表演中鲜活起来，穿蓝长衫的男演员，右手持渔鼓，左手持长达一米多的两片竹板，用兴化方言演绎出郑板桥大雅大俗的道情韵味，听得人如醉如痴，端是一场偶遇式的艺术邂逅。

关于郑板桥的故事极多，我三年前走盐城访各种美食，盐城友人告诉我一种“板桥肉”，是他当教书先生时对束脩（即猪肉）的处理方法。我当时极感兴趣，拿“板桥肉”与“东坡肉”媲美，孰料在兴化就餐时打听“板桥肉”，居然没人知道！失望之余，在清风茶社吃了一顿著名的兴化早茶，品种极多，同行的作家刘醒龙数了一下，有25种之多，除了烧麦、蒸饺、各种包子，还有煮干丝、烫干丝、糯米糍、炸虾饼和各类面条。这哪是早茶，分明是一顿丰盛的宴席！为我们安排早茶的大堂经理是个风趣的小伙子，他本人每天要吃十个煮鸡蛋，然后进行形体训练。我告诉他有一个人，历史上的名人比他还吃鸡，每天早上12枚，一打。小伙子马上打听是谁？“袁世凯”，我告诉他，窃国大盗，一代枭雄。大家听了都笑，小伙子似信非信，袁大总统比他多吃两个鸡蛋，应该



悠扬 (版画) 周至禹



悠扬 (版画) 周至禹

平生两大厌，一讨厌毛毛雨天天打雨伞，觉得矫情；二讨厌一年四季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觉得有病。细细思量起来，这也是城乡差别造成的。我知道自己有些偏执，虽然通过奋斗加运气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但骨子里的乡土气和乡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毛毛雨天天，依然不打伞，这个习惯依然坚持着。但对戴口罩的态度，却是大大改变了。

小时候，在小镇上，戴口罩的一般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孕妇，一种是重病人，尤其是传染病患者。每逢在大街上遇到戴口罩的人，总是不由自主躲避三分。怕不小心撞上孕妇，惹上大麻烦，也怕不小心染上病。而我对毛毛雨天打雨伞的反感，来自我对毛毛雨天深刻的喜欢。北方少雨，毛毛雨稀罕。

那种凉丝丝的感觉，有湿气，但在我感觉更像是诗意。一遇到毛毛雨，我的耳边就会响起那首缠绵悱恻的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在我的记忆中，戴口罩几乎也有代际特征。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戴口罩的人是极少的。大面积流行开来，应该是八零后。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常常看见青年男女戴口罩的身影。九零后，零零后，戴口罩的人几乎是很普遍的，在他们看来，戴口罩正常，不戴口罩不正常。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我就是看不惯。我心里想：戴口罩的人，真应该生活在真空中。

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新冠肺炎的传染病，让我被迫、不情愿地戴上了

爱上口罩

安武林

口罩。去任何地方，都必须戴口罩。出门前，家里人都会提醒我：别忘了戴口罩。一来二去，由讨厌变成了不好意思，这么点小事怎么老忘记呢？虽然自己是马大哈，但戴口罩的小事是不应该忘却的。不戴口罩是寸步难行的，而且会遇到众多侧目而视的目光。这多尴尬啊！

在小区里，看到一个老人在散步，女儿在后面喊：“爸，等等，口罩戴上啊！”女儿一路飞奔追老爸，送口罩。老人家回头看一眼，胸脯挺得高高的，头仰得高高的，反而走得更快了。他像我一样是反感戴口罩的。

我们常说“情人眼中出西施”，爱人眼中的世界往往是与旁人不同的。情人的视角亦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动人篇章。千年前的《诗经》中不乏对于情人视角的精彩描写。如《子衿》一诗可谓是《诗经》中最广为流传的名篇之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千古以来为人耳熟能详的佳句。“衿”指衣服领边。古人的衣服是一块大布包裹在身上，腰间用宽宽的衣带束扎起来。衣服边缘从领子向下倾斜一直连接到下端。“衿”指的是衣服边缘靠上的那部分，即领口位置。诗人是一位女子，她所爱慕的男子是一位身着青色衣领外衣的青年。

诗歌次章首句“青青子佩”则是描写这位男子的青色的佩带。一般来说，若要描写爱人通常会描写对方的容貌、神情、举止行为等，但诗人并未作这些方面的描写，只是写到了衣领和佩带的细节。而这也正是此诗在文学上的绝妙之处。由此诗人精彩地刻画出了爱人的视角之特别，反映出了情人的心理，古代女子非常羞涩矜持，女子面对心爱男子不敢抬头，所以她的视线不可能直接与对方水平

我心里发笑：好一个倔强的老头儿！发笑归发笑，但我在心里已经暗暗责备这位老人了。

现在情况逆转了，倒是我常常要提醒家人了：注意戴口罩。我知道自己丢三落四，所以常常是口袋里装两三个口罩，万一丢一个呢？这不是没有发生过。太太开车送我去单位或者外出，倒是经常笑话我，在车里还戴着个口罩。回到家里，还忘记卸下口罩。戴口罩嘛，于人于己都有益处，相安无事。不知不觉中，我悄悄爱上了戴口罩。每逢出门的时候，我都会戴上一个口罩，口袋里装上一个口罩。如同出门必须带上钥匙一样，口罩的重要性和钥匙一模一样啦。

看来，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只要观念一变，习惯自然而然的就改变了。

四目相接，而是略微向下。因此她所见的只是对方的衣领和随身佩带。如此细腻文学视角描写出了爱情的青涩美好以及女子微妙的情感心理，情意绵长。现代读者若不能从此句中体会到诗人面对爱人时的紧张羞涩和低头矜持，就难以品味出这一千古佳句的隽永魅力所在。

爱人眼中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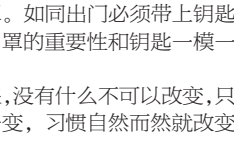
俸鱼乐

另外，在《诗经·郑风》中有《叔于田》一诗，则更为直接地描写出了爱人眼中别样的世界景象。《叔于田》是一首女子赞美心爱的猎人小伙的情歌。诗人开篇即讲“叔于田，巷无居人”。意思是指诗人所爱慕的青年猎人外出打猎后，他所居之处，街头巷尾就没有了人影，空空如也。那小伙外出打猎后，难道真的巷内没有人了么？当然不是，真正的原因就在诗歌后句：“岂无居人？不如叔也”。男子外出之后，巷子里当然还有人，只是他们在诗人的

春晓(外一首)

华振鹤

三月桃花暖晓风，晨光清景一心融。倚窗漫品此间味，胜似摩肩绿野中。
乍晴
细雨乍晴三月初，濛濛晨露有还无。鸟欢花发庭园静，总惹诗人说忘吾。



悠扬 (版画) 周至禹

眼中都不如其所爱慕的男子啊！在诗人眼中，就算再熙熙攘攘的街道，没有了心爱的男子也变得空荡冷清，毫无生气。诗人内心的爱恋已如此疯狂的程度，眼里只有对方，以至于其他人就如空气一样视而不见。男子的离开令诗人心中无比空虚，而这一份的空虚荒芜也需要爱人才能填满。

十日谈

《诗经》里的爱情

责编：徐婉青

得一盒，兴化虾籽，是佐餐和吃面条上等调味品，只不知是如何一粒粒生产出来的？这个谜留待下次走兴化时再揭晓吧，虾籽不比鱼籽，能聚沙成塔般批量生产，肯定有绝活！

补充一句，范仲淹曾在兴化当过五年县令，任上修了范公堤，将一片海滩变成一座粮仓，他的五年兴化生涯可谓流芳百世。所以兴化以“景范”著称，范仲淹之后有抗金义士张荣，抗元名将张士诚，这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出现，兴化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名词：“清官链”。清廉官风形成地方文化的重要传承内容，这在反腐倡廉的今天，格外有警策意义。



悠扬 (版画) 周至禹

我拎了一只鞋去菜场。听说菜场门口有位修鞋的大妈，活干得好，收费也合理。妻子说，左邻右舍的都愿意去她那里修鞋。

摊位前，有位大伯正在让大妈修拉链。我看着她的满脸皱纹，透着慈善，想着是否该叫她一声奶奶？但是，嘴里出声的却是一声大嫂。

“大嫂，我鞋脱胶了，你帮我粘一下，我等着。”

“你把鞋放着，买完菜来取吧。”她停顿了几秒，带着不悦说：“我有这么老么？”我突然有点呆住。我已经往小里说了呀！好在她脸上还有笑容。

“你不老，我肯定比你大，叫你大妹子吧！”我瞬间改口，她笑得舒展了，皱纹却找在了一起。

回家路上，琢磨：这样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称谓，似乎只发生在年轻女人身上，这位看着已经六十多岁的女修鞋匠，该有什么故事？

又有了一次走近她的机会。我的另一只鞋也脱胶了，再找她修，她用胶水粘妥后，说，算五块钱吧。我给了她十元，没让她找。

“大妹子，听说你摊位摆了多年了？”她回答我的问话，变得和颜悦色起来。趁着没有其他顾客，与她闲聊。

她从浙东农村来，先在另一个菜场摆摊，菜场拆了后，转移到了这里。前后该有二十多年。

“两个菜场的人都很照顾我，知道我日子过得不容易。”

有人拎着鞋到了摊位前，我不能影响她的生意。走时撂下一句话：“下次有空，听你说说这日子怎么个不容易。”

那天买菜出来，见她正好坐着。我开口一声“大妹子”，叫得高声透亮，惹得她笑得眯起了眼。我坐在了她面前的小凳上，她边干活，边说起了她的不容易。

三十来岁时，丈夫车祸死了，单位赔了三万多元。有两女一男三孩子，再加婆婆，日子怎么过？天都塌了！开始在乡下摆个小摊，啥都卖，水果、茶叶、衣服、鞋子。

“孤儿寡女，没有帮手，受人欺侮啊！”

“就没想着再成个家？”

“哪个男人敢要有三个孩子的女人？”

我几次听到了一个“熬”字。小摊就一天天熬着，不管是夏天大雨如注，还是在冬日刺骨的寒风中，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熬着，没有鱼肉，能管个半饱；孩子却在半饥半寒中熬着一天天长大了。听得出她的伤感，在她心里，这样的熬，是以小时计的、是以分秒计的。

“每年孩子交学费，都得到学校求人，要求减免一些。好在老师都同情我。可我，都是低着头进，低着头出，心里难受啊！”她的眼圈有点发红。

说到孩子的现在，她立马显出了微笑。

两个女儿，都到了杭州上学，一个上中专、一个上大学，挑了学费少一点的专业，她也跟着到了杭州，一边照看着她们，一边摆摊修鞋、缝纫。那些大伯、大妈们有东西拿来，只要她能修补的，都接，也放了一些家乡的货出售。姐妹俩争气，毕业后都留在了杭州工作。大女儿医院里要培养她当护士长，二女儿从事信息技术行业，儿子在老家一个厂子里成了二把手，忙得很。

“我看你也是个好人，和你说了这么多。”这个“多”里，有她无限的欣慰。

以后，再去菜场，只要她空着，便会与她聊上几句。最近那一次，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儿子一家的照片。我说：“苦出身的孩子，你教养得好，看着真诚、正气。”她似乎也更喜欢儿子，何况还有一个孙子呢！从她慈祥安定的神情里，能感受到一个母亲心里的滋味。

“现在，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了，你也该找个老伴，成个家，一起伴老了。”她有点羞赧起来，低头垂目，只顾着自己干活。“现在也难找到合适的了。”她着重的是合适，即如当下。

“我给你留心的。”

她抬头看了看我：“那谢谢了！”露出淡淡的微笑。

我明白了，“我有这么老吗？”这句话，满含着的，是她对命运的不甘。母亲的职责完成了大半，但生命中的“女人”是终身的。

后来，我每次叫她大妹子时，看到她满脸慈祥的皱纹，在沧桑里便有几分酸楚。她真不愿意就这么老去了！

大妹子

悠扬 (版画) 周至禹



悠扬 (版画) 周至禹